**beauty/美(Měi)**

|  |  |  |
| --- | --- | --- |
| Final Remarks | LIU Chengji, Alain le Pichon | 28 Jun 2022 |

刘成纪：（1）在西方，自从鲍姆嘉通将美学称为感性学，并将它视为一种低级认识论，这一学科一直在哲学中难以得到良好评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学科在东亚地区，尤其在中国和日本一直是显学。这固然和中国或东方哲学思维方式趋于感性有关，但它也反向引人质疑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能否给予世界真理性阐明。如果这种阐明是失效的，那么审美就是人不得不接受的知识处境。

（2）现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不但使中国学者以西方话语讲述中国的现代，而且也以此重建中国自身的历史。这种学术话语的现代转型，使“中国美学”被挤压成一个历史概念，也使相关研究成为按照现代学科范式在中国历史中的寻章摘句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既保持“中国美学”的历史原真性，又找到审美经验跨文化的共通性，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观念层面，对共同人性、共同感觉力的信仰肯定能击破这种横置在中西古今之间的壁垒，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仍然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

阿兰·勒·皮琼：我毫不怀疑，翁贝托·埃科会对刘成纪教授的闭幕评述作出积极的反应，并带有极大的兴趣。我不会假装代表他来进行言谈，不过我认为，根据三十年间在跨文化组织（Transcultura）内部的同事关系和会议经历，以及他对我们诸次跨文化论辩的多次介入，我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即他无疑会同意，并认可刘教授的两项提议。

我想首先提醒你的是，翁贝托·埃科的哲学作品，基于他对托马斯·阿奎那美学的宏大论文。因而他的哲学作品根植于美学，并以他对中世纪思想中的美之范畴所实行的，丰沛的语义的与认识论的批判工作为基。

我毫不怀疑，他一定会接受如下的挑战：在中国美学提议之基础上，考虑对于西方形而上学而言可作为替代的、甚至于矛盾的立场，以去设想一种对哲学的重建。在他重新发表的，有关托马斯·阿奎那美学论文的序言中，埃科如是写道：“对那些坚信哲学活动是某种持续重制之事物的人而言，察觉出体系中的矛盾，并不代表着失败，而是一场胜利”。

正是由此原因，缘由这种对其它可选择的思想体系的开放（态度），并去发现不同语义的、哲学的和认识论的范畴，我们（方才）创建了跨文化组织（Transcultura）。（刘）教授的提议只会令他感到喜悦，而中国美学中固有的，那些文献以及关乎味觉的准则，不能不说是在诱惑着这位烹饪家、美食家和激情洋溢的葡萄酒学家，因为他，隶属于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